

賊博士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六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(遣) (愁) (集)

八册 一元二角

清初張貴勝輯。內分五十一門。蒐幽錄異。雋永風流。無聊中閱之。可以消遣。沉憂中閱之。可以遣愁。爲稗海中之奇書也。

(香) (祖) (筆) (記)

一册 定價二角

王漁洋爲一代詩家正宗。出其緒餘。撰爲筆記。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。宋牧仲稱其師法古興會佳。非他種筆記可及。

◎商務印書館發行

西(857)

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初版

(賊) 博士 (一) 册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)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編纂者 無 我 生

校訂者 冷 風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衡州 成都 重慶 達縣 福州 廈門
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
貴陽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賊博士

原著者 名 Mysterious Philosophy
Charles Andolen

第一章

紐約入夏。火繖行空。似舉洪爐以煅人苦。乃莫翅而蚊蠅糾擾。瘴癘侵尋。尤不可耐。故屆茲時期。美之上流人。咸遷徙海濱。以避煩溽。其尙鬱鬱居此者。錢虜窶人而已。美諺謂若輩祖宗有宿眚。故上帝罰及其身。使受焦灼之苦。或可信也。

紐約第九十五街。車水馬龍。夙稱繁盛。其道路秩序。則由官中派出騎巡隊維持之。某夕向晚。此炎酷之陽光。既冉冉西下。而夾道森森。乃頓呈其鬱鬱之狀。此時如雲士女。咸命駕出游。而蘄蘇其甚且乾焦之呼吸。則有綠色汽車一輛。沿電車軌道。取直線疾駛。

既至騎警前。忽振機南向。電掣星馳。瞥然而逝。警目甚銳。諗車中人凡四。咸御野外旅行服裝。容貌風采。雖不能明瞭。然望而知皆血氣青年。外有一人踞御者之左。以服裝卜之。似亦車中儔侶。就格局而推定其人。似紐約之執袴子弟。顧一鈞稽其歷史。乃弗爾爾。蓋是人爲紐約社會聲譽卓越之名望財產紳士。拿卡羅非路先生也。拿氏耿介豪邁。凡事恆以全力傾注。故所事多舉。社會義其人。則以英雄目之。所以示敬愛之也。

一星期前。拿氏避暑於太平洋岸別墅。別墅面海。風景殊佳。薄暮凭窗。晚風習習。而澄波如鏡。尤足曠人胸襟。或結伴作海水浴。則情致亦良好。一日午餐。同席者五人。談次涉及紐約夏夜祕密之情況。繪聲繪影。逸興遄飛。於是拿氏乃首倡夜游之議。衆爭韙之。

無何汽車轆轤。送此五少年遄返矣。別墅距紐約百里。車行四小時可達。車中人既富於邁往之精神。而顛播長途。乃弗之恤。當汽車向南疾駛。時天已垂暮。道旁紫銅柱之電燈。四射作色。摩天樓之五色電光。及探照燈之光芒。尤縱橫燦爛。炫人生纈。拿此時倦極思睡。顧議發自己。反之良慚。私計抵家更衣後。當赴夜宴。而此輩倜儻不羈之青年。宴後必有種種娛樂之討論。然吾罷矣。將奈何。興念及此。頻蹙其額。

車向三十四街左轉。更歷半時許者。抵拿宅矣。拿氏挾衣脫帽。致禮儔輩。並約晚餐。卽緩步歸宅。汽車亦同時他發。顧甫至宅門。啓關而出者。乃一娟娟妙女。彼姝者子。胡爲乎來。拿不禁頻呼怪事。蓋拿尙未婚。戚畹中亦素無閨媛往來。其宅乃先輩所遺。建築宏

敵。且饒古趣。屋凡五層。拿自居其二。餘屋分賃四友。友亦未婚。地室爲臧獲沙時琪所居。沙亦鰥者。且鄙夷女人。目爲禍水。主客五人。於交際場中。雖間與女客周旋酬酢。顧亦落落寡合。不足博美人歡。總之拿爲此宅主人翁以來。閨秀臨存。絕無其事。繼疑爲四友之女兄弟。來相探視。然友咸避暑他出。其女兄弟不能無聞。然則女郎之來。誠不可思議。當拿瞥見女郎時。女正闔扉佇立。垂首至臆。若有所思。頭上冠綠灰色之冠。飾以駝羽。上衣及履。亦灰色。雖昏黑之際。未判妍媸。而第覺修短合度。儻然出塵。已上號美人而無媿矣。天生麗質。我見猶憐。拿自是漾入情流不自覺。拿矗立門次。若醉醇醪。注目女郎。至於沒影。猶喃喃自語曰。娟娟此豸。胡爲乎來。少頃拿神思稍復。推扉拾級入。振鈴呼僕。沙時琪

倉皇至曰。主人歸乎。拿曰。然。吾將入浴。更衣後赴俱樂部晚餐。若速以衣履至。唯吾未抵家前。有客過我否。沙曰。主人未歸。安有來客。宅中幽靜。祇鄰寺誦經聲與壁間鐘聲互答耳。拿曰。然則予適所見之女郎爲誰。沙期期曰。女郎乎。語時狀極驚悸。拿曰。吾比抵家。有女郎掠吾肩而出。若試思之。果爲誰氏。沙瞠目不能措答。久乃曰。此殆主人旅中勞頓。神息弗寧。偶見幻境。亦未可知。拿曰。否。今日之事。實非幻象。女郎風度服飾。猶歷歷在吾目也。沙時琪搔首沈思良久。復曰。是或路過女郎。適來倚扉。整理衣履。與主人相值耳。沙時琪自以爲語甚中程。頗形得意。拿曰。若之所卜。容或不謬。今姑置之。吾欲整容。若先以理髮物事至。沙時琪唯唯退。沙時琪蠢僕也。竊味女郎入宅事。竟忘卻主人所命。

拿以僕久未至。卽檢查各室。冀有所發見。顧各室中器具書籍。皆位置井然。卽間有塵垢模糊。初無破綻。唯室中鎖閉日久。霉腐之氣。棘人鼻觀。旋啓牕牖。以蘇呼吸。面窗而坐。以待臧獲。此時路人言語。及車馬之聲。轟騰嘈雜。震人耳膜。拿聞及此。感慨系之。蓋此種聲響中。多含曖昧祕密之事。萬念循迴。而女郎倩影。復浮現腦際。鬱伊無似。以前者旣失諸交臂。後此茫茫人海。欲尋芳躅。正屬大難。失意之餘。長呼負負。俄而仰矚承塵。俄而俯視地毯。瀏覽及書案。有函一封。展開之。則法律顧問阿耶喇六星期前所寓也。書寥寥數語。乃速拿往商要務。拿欲應阿君之招。而又礙晚餐之約。中懷轆軸。莫諭何適之宜先。時案側置黑板一方。塵璫寸積。乃以食指作字其上。以資排遣。忽見黑板之旁。印有手迹。輪廓鮮明。纖

細無匹。是爲女手無疑。且手印之上。略無塵翳。尤可知其歷時未久。拿目擊此狀。參以瞥見女郎之事。不覺竊竊稱奇。雖然。拿氏勇人也。遂立念欲索其真相。卽以金製之匣。覆此手迹。留爲左證。勿勿更衣。擬先詣阿氏。更赴晚餐。

阿耶喇律師談論詼諧。思想敏妙。經驗亦宏富可觀。惟嗜利成性耳。素任各公司法律顧問。有所建白。頗占勝籌。時正啓窗乘涼。與拿卡羅對坐相酌。拿曰。吾今初歸。怪事疊至。乃舉邂逅女郎及發見手印原委言之。阿曰。有是乎。吾意女郎入室。行肱篋者。在法宜報警捕追。而據君自陳所失。復不外黑板上方寸灰塵。恐不足坐以行竊之罪。是或女郎謫君當歸。而又虞尊紀之疏懶。特爲前驅役洒掃耳。望君勿涉想虛幻以自擾。拿曰。君詔我。果何事。幸見告。

阿曰。高德之事。君詎忘之。國家律師。已兩度前來。高德老人與吾亦已數面。拿曰。卽多羅嘉電燈公司詐僞事件乎。曰然。彼高德者。且欲直接與君面承責任。并哀訴衷曲。鄙見以爲凡通達時務者。必斟酌事實之真相。不能偏執己見。雖然。君後此之思想。或有更易。亦正難言。拿曰。吾或假以憐憫之心。矧高德於茲事全無惡意。直被累乎。阿曰。君果信之乎。曰予安不信。多羅嘉羣小。最初卽已行詐。爲種種不法之事。然而。阿曰。但高德老人。實正直無訾。此次坐累。固無可免。唯君果能廢刑事上之鉤求。則損失者。高德寧負其責。茲事吾可爲證。第高德財產君所知。五十萬元之鉅金。在君尙視爲太倉一粟。若悉以責之高德。不破產亦幾希矣。拿曰。然則高德胡不迫其與謀者。各出其詐金。以自輕負擔。曰。吾早謀及

此。唯若輩狡猾。制之匪易。必訟之法庭。或足以懾服之。高德誠懇。又恐有玷清名。君爲此言。尙乞暫祕。所有證據。尤望保存。曰。吾已嚴扃祕處。留以呈貢法庭。證明皂白。阿曰。若以證據論。高德亦罪無可道。且吾可質言。此罪實構於十年以前。今茲不過發覺耳。拿曰。吾知之。吾欲爲社會除害。自難爲高德顧惜。君旣受高德之託。獨不能爭諸法庭。末減其罪乎。曰。然。時阿耶喇失望之色。盎然可辨。少頃復曰。此事君旣立意決之法庭。訴訟手續。可速準備。但尙有一語爲君言之。憶八年前君承繼尊甫遺產時。乃鄙人爲法律顧問。中有傳家寶玉。價值連城。是君母見貽者。今此玉或蘊積於鴉河村舊邸。或寄存於銀行。望爲注意。聞竊玉盜魁愛而卡丹刺者。已自歐洲潛渡紐約。此渠魁旣富貪心。更工變詐。歐洲十二國

政府。懸緝十年。迄未伏法。此次渡美。必有所圖。以吾借籌寶玉之安全。當以寄貯國家銀行爲上策。拿曰。愛而卡丹刺之名。吾耳熟矣。吾寶玉實蘊藏於鴉河村舊邸。愛氏來意或在玉。吾行將趁十時二十分火車回村。取玉轉置銀行。惟一切手續。煩君一辦。寶玉無恙。實拜君賜。卽吾母九泉。亦銘感無藝也。阿曰。諾。握手爲別。阿氏掀髭微笑。意頗自得。

第二章

拿卡羅蹣蹣途中。疑惑之心。冒險之念。一時紛至沓來。一御者忽前曰。先生歸歟。吾車已久候矣。拿曰。善。復曰。趣赴拉雅市車站。若宜努力前驅。倍爾值弗靳也。御者曰。敬謝先生。必不辱命。剎那間聞鐘鳴鏗鏗。渡船場已在望。蓋拉雅市位紐約之東河。火車站備

此絕巨渡船。按時載客。拿登舟後。廁於船之前部。時距啓碇尙十
分鐘也。俄而鳴鳴聲自遠而近。有一汽車由岸上直趨渡船而來。
似亦赴火車站者。是時皓月當空。明星如洗。水波微動。如肺葉翕
張。武留克林市上則薄霧迷濛。稅關之前。汽艇出沒。如妙女投梭。
泛夜游舟。燈光燁燁。若金蛇擾水。清歌雅奏。爲興方長。拿撫此景。
胸襟開豁。一回首不禁悚然。蓋瞥覩踞司機之位而坐者。乃一美
人。美人非他。卽門前所逅之女郎也。拿猶疑月光之下。審認未詳。
因竭目力凝注。不獨風致宛然。卽服飾初無少異。擬就叩以入室
留印之事。繼思事無左證。更何能唐突美人。女郎所御之車。乃爲
新製。計值當已不貲。則其產自名門。毫無疑義。但爲時已晚。使此
女應夜宴之招。而孑然一身。且無御者。爲事亦滋疑竇。無何碎訕

聲作。汽車動機發矣。蓋已舟抵火車站橋矣。

火車站距站橋約半里許。拿登岸購票上車。選定坐位後。入招待室。據長楊少憩。招待室之旁。茶飯煙酒新聞雜誌。凡足資旅客消遣者。無一不備。拿購晚報一紙。流覽僅五分鐘。顏色頓易。氣喘如牛。蓋報紙掲載盜賊博士愛而卡丹刺。歷年所盜竊鑽石寶玉之價格。并及其小影。丹刺風貌。酷肖拿卡羅。因而驚詫也。於是立棄報紙。竟詣食堂。有頌車上汽笛聲。月台上鈴聲。同時并作。機役呼曰。鴉河村。鴉河村。拿乃勿遽下車。時雲陰散駁。縷縷四垂。道路之上。聲籟漸寂。拿氏之莊。距站凡五里。步而歸者。頗形困頓。幸熟路可循。否則踣矣。行三十分鐘。抵摩西橋。橋距莊里許。忽聞巨聲出於水次。拿異之。卽出懷中電燈趨橋邊探視。心如突鹿。不知所云。

且手足失措。蓋橋已中斷。同渡拉雅市之汽車。已墜入河中。與河伯爲伍。所幸潮水初落。沒脛可涉。照視車中。則彼美方且進退失據。拿思女郎於我。事非偶然。計自邂逅及今。經過十小時。而良覲竟至數次。然則……拿正反復推敲。而女郎已易男子之冠。當茲天已昏黑。星月依稀。影映女郎灰色之冠。幾疑水妖作怪。汽車之機關部。入水已深。發動聯動之機。亦已破損。故女郎雖竭力操縱。絲毫無効。忽而女郎急除革履。似欲棄車而涉者。拿思此弱不勝衣之麗姝。胡堪斯苦。繼念吾忝負英名。寧能坐視。因發顫聲曰。女郎勿爾。女郎手提革履。正擬下涉。忽聞空中有聲。止其勿爾。引領回顧。正與拿卡羅迎面。拿脫冠致禮。鄭重而言曰。女郎安心。予可爲助。女郎卽驚囁其聲曰。承君見助。感且不朽。雖然。遲疑半晌。又

曰。然則累君矣。拿匆匆下涉。幾踣者屢。女郎力止之。曰。先生勿自苦。如是者。我尙無恙。而君憊矣。拿不答。鼓勇直前。竊念似此臨凡仙子。膜拜未遑。舉手之勞。復何所憚。拿行抵汽車之旁。女郎嫣然一笑。此時女郎萬種感激。盡表示於橫波一睂。拿博此麗者一粲。如膺九錫。四目平視者久久。拿神移氣奪。不禁私語曰。眞絕代佳人。也。女郎聞之。玉容頓改驚悸之色。使人生憐。蓋橫逆之來。當之可危。非分之惠。受之可懼。女郎之於拿。實懷疑感激交并之時。自難維持常度。時拿已力握女郎玉腕。高舉涉水而行。女郎覺全身震撼。唇齒作響。少頃到岸。女郎鞠躬至再。曰。謝君惠我。感實刺骨。拿曰。長夜漫漫。女郎弱質。究將何之。願聞其概。予不敏。或尙可爲女郎効力也。曰。謹謝先生。我所欲往者。乃距此十里之鴉窩腦村。

晨起以事赴紐約。御者不慎。車行過迅。觸翻別姓之馬車。予倦伏車中。差幸無恙。顧御者既踣。而警署猶拘之懲罰。予因電告予父。請過來設法謀開釋之。吾父復電曰。來。吾懷乃適。晚餐後。復到警署探問。知御者未釋。父亦未來。紐約交游無多。數友復避暑未返。計若在警署癡守終宵。不如冒險遄歸。爲事尤妥。詎飛災見厄。幾瀕於危。君子不來。吾困當彌甚。然累君疲憊。心胡以寧。拿聞女郎珠喉婉轉。芳韻清颺。不禁色授魂與。良久始曰。願聞尊甫大名。曰吾父乎。吾父名愛爾德。官高等法院判事。今方避暑於鴉窩腦村。拿私念。然則今日竊入我室者。其卽此判事之女乎。吾意必不爾爾。果爲判事之女者。竊入吾室。又將奚爲。雖然。以女郎之言察之。非妄。則今言入吾室處者。或別有人也。又手思維良久。復曰。女郎